



城市上演惊天内幕
记者陷入生死较量

美人困守悲欢沉浮
人间再现爱情绝唱

吴哲夫 著

满屋女人

新华出版社



城市上演惊天内幕
记者陷入生死较量

美人困守悲欢沉浮
人间再现爱情绝唱

吴哲夫 著

满屋女人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5013

本社地址：北京... 电话：(010) 63075013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屋女人/吴哲夫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011-8369-2

I. 满…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8474 号

满屋女人

策 划: 胡 杨
责任编辑: 李国萍
装帧设计: 李彦生 齐秦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a.pub.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3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4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369-2
定 价: 29.8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9559371

序

也许我一直是一个另类，倒不是多么离经叛道，而主要是，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人们热爱的玩乐，均未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比如，麻将、足球及其他。

但你如果由此认为，我是一个被阉割了欲望的人，那就是被我狡猾的外表蒙骗了。事实上，我感觉到自己的欲望惊天地，而泣鬼神，并且奢望，表达出来有着同样的震撼。

我整理过自己的欲望。第一欲望，孤独，因为，孤独能享受到更多的自由，时间不会任人宰割。第二欲望，阉割，不是阉割自己，而是阉割别人，阉割那些过分膨胀，以致于规矩和良知已无法承载的贪欲。但我保证，我的工具和手法是从良的，键盘上的五指探戈便能实现无痛人流。第三欲望，幻想。不仅仅因为科学的幻想也是生产力，不仅仅因为，浪漫的幻想能实现现实不可以承受的欲望。于是，我便把做梦也规划成自己的生活了。我有时幻想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能够直言不讳。我在想，要是越来越多的人，本来没穿衣服却自以为穿了衣服，而且是新衣服，从而赤身裸体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炫耀，世界将会怎样？有足够多的小孩来道破天机，及时遮羞吗？但我深知，这种想象力并非我所独有，新闻人都有着阉割邪恶的本能。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值得炫耀的品性。

既然是欲望，就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障碍而难以实现。大多数不能实现的欲望，至少可以倾诉，这是阳光的欲望。为了阳光的倾诉，我成就了这本《满屋女人》，人物不可能完全真实，故事亦不可能完全真实，要不，此书一旦发行，我将迅速被原型们的唾沫淹死，但我可以保证心灵的真实和欲望的真实。并且坚信，真实的阳光的欲望总是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染力。是谁发明的小说？我非常感激这个世界能有小说这种好玩意儿，让一切的不可能在小说中都能成为可能，让千百万人分享阳光照进梦想的快乐。

作为新闻人，我的时间是破碎的，并没有干净整齐的时间，来整理内心而从容地诉诸文字，往往在一天紧张的忙碌后，脑袋一

片空白,半天难以开机启动,即便一时涌起千言万语,也难以畅快淋漓地宣泄。因此,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其间,迫不及待地在网上发过几个章节初稿,看看究竟是否有人对痴人说梦感兴趣。不料,流传迅猛,仅在新浪原创文学论坛的点击即突破百万,转载的网站更是不计其数,众网友眼巴巴地等着“下回分解”。于是,写不写便由不得我了。毕竟,悬念长期占据读者的心灵是残忍的,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为了以飨读者,每天晚上睡前,我这个善良的人便要写上两三个小时。没有目的、没有任务的自由写作是一种乐趣,而为了任务而写,就是一种痛苦了。坦白地说,在中断连载后的一片骂声中,我没有少受煎熬。不过,正是这种煎熬去除了乳臭,现在,睡前不劳作反倒难以入眠了。由此,我也便把写小说像做梦那样正式规划为自己的生活了。上一本还躺在出版社编辑的案头上,而下一本已蠢蠢欲动了。不过,终日为文字所累,也使我丧失了一些生活的乐趣,衣食住行方面尽力体现出低能儿的本色,最痛苦莫过于买衣服,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适合自己。当然,对于亲朋好友的亲情诉求,我也很少满足,十足一个另类。由此,我便反思,这就是我的生活吗?要这样持续下去吗?可是,离开文字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吗?离开了小说,我还有什么?

2008年3月于四川



一 两个倒霉的男人/1

天底下究竟有多少男人的未婚妻被她的上司勾引走呢……天下女人多的是，去掉你那清心寡欲的伪君子外壳，保管追你的女人趋之若鹜。教授在重复了19次“速来我处协助侦破床上戏被窃案”后，不得不对我失恋的主题作出正面回应，似乎是落井下石，但还是给了我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二 满屋女人/7

这片坡地呀，解放前是一片乱葬坟。这河滩呢，一直是处决死刑犯的地方。你说，深更半夜的，这里能不出事吗？两年前，两男两女被人杀死在这河滩上。人们发现时，他们的脑袋和脚都没有……上官油花和司马虹回石油村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她们这次带回来一支娘子军，9个女人。加上她俩，这屋子里就有11个女人了。这些女人，有天真的姑娘，有丰腴的少妇，还有忧伤的怨妇。

三 内衣模特风波/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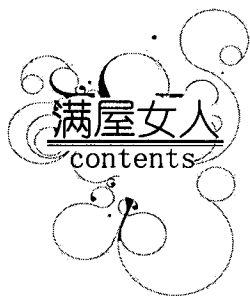
当夜，我采访回来，推开门，吓了一跳。10个女人，穿着裤衩在走猫步。三角的，平角的，蕾丝的或网眼的裤衩，覆盖着肥硕的、纤瘦的、隆起的、扁平的屁股，在激进的音乐中起伏。

四 女人部落/50

赶到跟前，娘子军战士们已在楼前等着，或蹲，或坐，全都失魂落魄。上官斜倚在门上，仿佛走投无路。我立即就动了恻隐之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吃完饭，女人们又把我绑架到歌城，不过，我基本上是烂醉如泥了，只是酒醉心明白。躺在沙发上，不时听见女人们带着哭腔的歌声。

五 危机重重/68

放在我面前的是厚厚一叠照片和一张光碟。我迫不及待地抓起来，黄德恒同志的夜生活镜头一一闯入眼帘，完整地讲述了他一个晚上的故事：开着城管执法车到夜总会，抚弄小姐胸部和屁股，坐在桌前掷骰子，搂着小姐进房间。



六 美女煮酒/81

我把掌中宝固定在餐具柜上,用台布遮掩妥当。然后,把“新式武器”装在窗台边的小花篮中,绿豆眼摄像头别在窗帘上。两台机子呈 45 度夹角,并有 40 厘米的高差……醉态十足的黑胡须房产老总突然有点动怒,举起酒瓶,对着黄璐哗哗兜头倒下一瓶酒。

七 飞来横祸/93

我赶紧上去向医生询问病情。主诊的那位女大夫冷冷地说,大脑严重受损,濒临脑死亡,现在只能靠仪器维持心跳……我把稿子的思路给司马虹交待了,就歪在椅子上冥思苦想,骷髅究竟是怎么回事。

八 变脸鸳鸯/105

这乌龟很狡猾,出门不到三分钟,就换掉了号牌。大概是自动的,没见停车,号牌在突然间就变了脸,就像川剧里的变脸一样神秘……怎么回事?我摸不着头脑。司马虹却捂着鼻子笑。到了二楼餐厅,她凑在我耳边悄悄说:我刚才躲在卫生间报警了,说他们卖淫嫖娼!

九 狂野美女/115

登陆成功!他老婆的 QQ 名居然叫蓝色妖姬,问候她的网友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来……小玉也伸出小指,和我“勾结”在一起。教授啪地按下了快门。

十 敦煌迷情/129

我和小玉由面对面坐,改为肩靠肩坐,并且移到了帐篷边上,以挡风,身体的距离缩短为零。这样睡很冷的,这样睡容易着凉的,但我已被磁石吸住,抽不出自己的腿。那就让我们成为雕塑吧。

十一 死亡重奏/145

齐齐欢一双惨白的腿已横亘在气垫上,上半身蜷在水泥地上,浓稠的血浆从后脑汩汩地流出,滴了一地……我立即摸出手机,用屏幕的灯光照着仔细看,发现竟是龚大饕,人快被雪淹没了,防寒服压在身子底下。我赶紧脱下手套摸他的脸,感觉到冰雕一样的坚硬和寒气。

十二 骷髅悲歌/157

大年初五，赵神探把他的QQ车开过来，拉上我就跑，神秘秘的，也不说去哪儿。不过，我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一定是骷髅谜案有线索了……人群被警戒线拦在案发点五十米以外。刑警队的几个警员都是老熟人了，没有阻拦我。我便钻到警戒线内，慢慢向法医靠近……我猛然将目光射向摊在黑色塑料布上的肉团。一个血迹斑斑，沾着肉渣，浸着鲜血，浅蓝色紧身绣花牛仔裤包裹了一半的臀部如一道闪电，将我击倒在路基上。

十三 荒岛一夜/180

木头房子吱吱呀呀地响着，像要散架……我抽出一张手巾纸，把她腿上的汁液擦去，看起来没有伤口，我有些惊讶。看着她柔弱的样子，我心疼不已，一把将她揽进怀里。不料，我一伸腿却把马灯撞到了地上，熄了。

十四 步步危机/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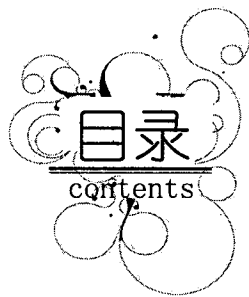
从稿件上备用服务器开始，所有看见这个稿子的人员把手机交到总编室保管……“因为照片上没有我，所以我就成了帮你们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了，你知道吗？”我的声音有点大，一个服务小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忙过来察看，关注着我这个情绪异常的顾客。

十五 灭顶之灾/213

“如果我活着回来，一定会到桥上为这条大河敬一坛上好的贡酒！”我想，要是真的在前线光荣了，那也值得，至少我保卫了司马虹，保卫了齐齐欢、田垄女新垒的坟墓……谢媛早就没气了，身上到处都是挂伤，脸被浸泡得变了形，难以辨认。那部便携式摄录机和沉重的采访包，却还紧紧斜背在她身上。

十六 困陷迷局/226

还是冷静占了上风。我想，如果她真的走私，并且想把我发展成她的帮手，眼下也绝不会承认。如果，她没有走私，那么，我这一质问将破坏我们之间已经恢复的信任，也将破坏她美好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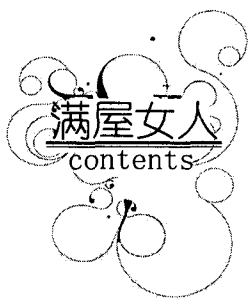


十七 惊变/238

我连滚带爬下了楼,冲到司马虹跟前,看见她浅蓝色的裙子被撕扯得破烂不堪,满是脚印和血迹,身下流了一滩血。她的数码相机掉在旁边,闪光灯、长焦镜头和配件碎裂一地。

十八 滴血玫瑰/253

赵神探喘了口粗气说:我想,这个凶手要么是你们报纸的竞争对手,要么是你个人的竞争对手,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我的竞争对手……赵神探敬了我们三杯酒,开始切入正题,讲《名记乐五湖遇害案》……我不顾一切地抱住了楚立雪,紧紧抓住了她握刀的右前臂。可是,那男的却在躲闪中踩滑,一个趔趄扑在刀尖上。



第一章 两个倒霉的男人



天底下究竟有多少男人的未婚妻被她的上司勾引走呢？

这概率应该是极低的，可是，这样小的概率竟不留余地的落在了我身上。不久就将成为我老婆的楚立雪，仅到深圳三个月，就被她的老板突破了最后防线。想着自己无比珍惜、舍不得凌辱的如花似玉的未婚妻竟被另一个男人蹂躏，我痛心不已。

不过，天底下竟还有比我更倒霉的男人——教授。我刚刚在 QQ 上接到楚立雪晴天霹雳的最后通牒，还没来得及放开嗓子骂人，便得到了来自教授的消息，完整地说，是师范大学美学教授富满江同志的不幸消息——他跟老婆的床上戏于昨晚失窃。

究竟是我倒霉的概率小，还是教授倒霉的概率小？我不能自控地比较起来。或许，能麻醉自己。

不由自主地就追忆起我曾经的女人——不能不追忆。

第一个女人，说我迂，太迂，愤怒地走了。第二个女人，说我不解风情，失望地走了。第三个女人，当然就是楚立雪了，在最后通牒中，却没有对我只言片语的评论，尽管我想获得。因为，一次失败的恋爱，知道原因比不知道原因好受。

没有原因，就不得不陷入自我剖析。但是，我晕乎乎的，找不到答案。可能是过度伤悲，也可能是教授的 QQ 无休止地催促，干扰了我思路。

“我们碰个头，很紧要，一旦不法之徒将我们两口子的床上戏传上网，我们还能为人师表吗？后果不堪设想！”QQ 不断的闪烁，传来教授剧烈的心跳。

什么紧要？大不了做爱被偷窥嘛，大不了全国公映嘛，或者世界电影节上参展嘛，难道有迄今为止尚无女人跟我做爱紧要？

我弹过去的字是疲软的，逻辑却是强硬的。

天下女人多得是，去掉你那清心寡欲的伪君子外壳，保管追你的女人趋之若鹜。教授在重复了 19 次“速来我处协助侦破床上戏被窃案”后，不得不对我失恋的主题作出正面回应，似乎是落井下石，但还是给了我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教授曾开导我，谈恋爱，一定要时时记住“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对于这个定律，我曾向 36 个女人求证，44.4% 的女人对此报以会心的微笑，30.6% 的女人哈哈大笑，19.4% 的女人一本正经地说“那要看是哪种坏法。”5.6% 的女人很有力度地向地上击出一口唾沫，迸出一个“呸！”字。



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像我这样 20 多岁的老处男在世界上还有多少。但是,我一直认为教授那句名言是地道的屁话。因为,化石级的老处男是价值连城的,毕竟物以稀为贵嘛。

窗外。一月。

黄昏的雨夹雪中,一个戴长耳皮帽的老翁,推着炉车,在街对面边走边吼:下岗牌专业卤鸡蛋,5 角钱一个,味道好得很,味道不好,当面退货! 鹌鹑蛋一块钱 8 个。

伞的潮流荡涤着浩荡的车流,在老翁那里打了个漩涡,奔腾而去。

有点饿了。我穿上厚实的羽绒服,下楼买卤鸡蛋。

我为什么热衷于吃卤鸡蛋呢? 一是因为,这卖卤鸡蛋的老家伙很会唱顺口溜,而我一听,就强烈亢奋。

二是因为我的月薪,区区几千元,交通费、通讯费和房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其实,按恩格尔系数考察,我的饭钱在整个支出中的比例还未达到 3%,是小康水平。但是,这个比例却是我刻意压制贪婪的味蕾实现的理财成果。午餐和晚餐,我只能有一次大快朵颐。当然,如果按我的老板所说,居高不下的交通费和部分房租今后能够报销的话,中午和晚上都来一次饕餮是不成问题的。泡吧工作化,工作泡吧化,也是不成问题的。而现在,为了善待味觉,我有时只能冒着生命危险,穿过 3 条街去游泳场旁边的风味面馆吃 5 元钱一碗的牛肉面。冒着生命危险,绝不是夸大其辞。因为本市的司机极其野蛮,在街上开车“四大皆空”,过斑马线从不减速,闯红灯是家常便饭。而且,我已有过一次在斑马线上被小轿车吻过的经历。只不过,那香车吻得比较温柔,没有伤到筋骨。

“今天郁闷,想听新鲜的!”。

老头儿猛地抹掉胡子上的雪花,眨眼就来了新歌:

开发客户经常喝醉,
不伤感情只好伤胃;
工资不高还装富贵,
拉拢行贿经常破费;
五毒俱全就差报废,
稍不留神就得犯罪;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

“那好,买半打!”



教授曾教导我,一等写手写论文,卖思想;二等写手写小说,卖技巧;三等写手写剧本,卖苦力。

我不知道,像我这样吃着卤鸡蛋写新闻的算是几等写手。对于这个问题,教授一直没有正面作答,尽管我总是反复求证。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最终决定吃完卤鸡蛋就到教授那里去,再一次求证这个命题,顺便劝他想开点,别把床上戏可能公映当回事。

我跟教授相识是偶然的,或许是必然的。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教授的电话,他从热线上查到了我,要见我,说有重大题材相送。

于是,我说,你马上来吧,急事急办。

教授来了,气喘吁吁。进门就说,呵呵,真是文如其人啊,务实,务实,有魄力。

“坐吗?”

还是先说事吧。教授吞了口唾沫,润了润嗓子。我明白他想喝水。

教授又吞下两口唾沫,喘出三口粗气,才挤出一堆不满:本市出租车的问题极大,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不管行人死活,上个星期,他们学校的纪委书记在校门口被一的士撞得飞了一丈多远。而且,眼下全市出租车司机竟跟上班族一样,早上在7点半交接班,中午在12点交接班,下午6点交接班,交接班时,都不载客,以至于市民上下班高峰时段不好招的。

一个记者再迟钝,也不可能忽视这个问题,我早就深受其苦。3个月前,我就组织记者针对本市出租车管理的多方面病症,采写过个整版的稿子。可就要签付印样的时候,接到了市委宣传部分管新闻的副部长转来的分管交通的副市长的指示,说这组报道关系到本市形象,尤其是招商引资环境,不能刊发!

舆论监督不能实施,我便只有身体力行地做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了。

一次,一个司机在报社门口停车时,看见快要跳表,便不顾我停车的口令,强行将车往前滑行了半条街,直到表跳过去才停下。我当即让他给个说法,并质问出租车管理办公室这种行为如何处罚。但是,出租车管理办公室态度暧昧。这让我强烈不满,此后遇到类似事件,我便自创处罚办法了。



一次，一的士司机见我拿的是百元整钞，嫌找钱麻烦，当即叫骂开了：我见的大款多了，有钱你自己开车去，坐什么出租车啊！我气不过，直接让他把车开进老城区人流拥挤的巷子，围着一幢老楼房慢慢转圈，直到把这一百元耗完。虽然，我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但不懂规矩的司机也应该终身难忘，先别说我对他的精神摧残，单是经济损失就够他心痛的，因为，按他围着老楼房推磨花的时间，在别的地方，赚的钱可以高出两倍。

可是，这些原因怎么跟读者谈起呢？我只好敷衍教授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需要及时研究解决，我们会适当关注。

教授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好，我知道，你就是不一样。然后，教授充满着激情和希望走了。

望着教授慢慢消失在走廊深处的背影，我摸着刚刚说了大话的嘴不知所措。该怎样交差呢？这毕竟是已被封杀的命题。

不料，仅过了半个月，分管交通的那位副市长就因年富力强，富有开拓精神，上调省上某厅任常务副厅长。

我抓住机会，针对我市出租车的问题，不失时机地又组织了一个整版的稿子。这次，没人打招呼，稿子顺利见报。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组报道正好为新上任的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提供了烧上一把火的理由。他立即牵头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交通环境大整治，交通局局长也在这次整顿中换了人选。

从此，本市严禁出租车司机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交接班，虽有屡教不改的，但市民还是方便多了。

从此，我的名声不胫而走，成了本市有名的铁腕记者。而教授则成了我的铁杆 fans。不知多少次，教授喝过酒，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还是你不简单啊，这个问题，我不知找了多少媒体，多少记者，都没能曝光。最终还是你有本事，不但把问题公诸于众，而且促成市政府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解决，真是了不起！

酒后吐真言，我坚信这是教授的肺腑之言。

适当回顾了一下我在教授心目中的地位后，便要开门出去。可是，手机却猛然响了起来。我无比愤怒地一把掐断，座机又顽固不化地响起来。

我跑过去要把线拔掉，却在慌乱中拿起了听筒。一个女人焦急地在里面喊：“乐五湖，我的电话也不接吗？”上官油花声音嘶哑。平时，她的嗓音是散发着花粉味道的蜂蜜，融化人的听觉。她本叫上官荣华，16年前，我把她喊成“油花”。那一年，我刚刚懂得把美人叫作“花”的含义，也刚刚感觉到女人的神秘，有了一点点窥视的欲望。

当然，她不辱“花”这雅号。当然，她后来真的就改成了这个名字。

“没心情！”话音落时，豆大的泪珠滴在按键上。

“我刚下车，你不接我吗？”

“走不了路。”

“病了？失恋了？天塌不下来！”

不能去教授那里了，那就想想他吧。严格说来，教授夫妻的床上戏失窃是稀奇的。这床上戏是在家里拍的，还是在酒店拍的？是被偷拍的吗？



上官来了。她帮我收拾了桌上的东西，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后来，她找到了我的音乐收藏夹，屋子里回荡起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进行曲》。

上官原是我们石油钻探公司医院的团总支部书记，因为医院要从企业分离出去，她就和我一样，买断了工龄。她皮肤很白，眼睛永远是向上弯的月亮，即使哭，也是灿烂的。钻探公司很多小伙子打过她的主意。但作为超级怪物的我，居然就一直对她没欲望。或许是因为我们一起在石油大院长大，已找不到性别上的差异。

当然，我对她的好感是有的，但这种感觉被厚厚的亲情所包裹，阻断了它向常规方向发展。所以，每次她甜美的声音震颤我耳膜的时候，我总是不能感受到女人的力量，只能识别那是一种声音，一种天籁之音，与女人无关。

上官跟着旋律哼了哼调子，后来，坐到我对面，忽然问：有必要这么伤心吗？

任何一个失恋的人，可以找到一千个不必伤心的理由，可是，任何一条理由都无法止疼。

我带上官去富景茶楼吃饭。富景茶楼离我的住处一公里半，在莲湖边上，翠竹掩映，门前有开阔的坝子，天气晴好的时候，坐满品茶聊天的市民。

这里的饭菜很合我的口味。仅稀饭就有 10 多种，南瓜稀饭、红薯稀饭、绿蔬稀饭以及各类水果稀饭。面条则有宽条的牛肉面、猪肝面。菜就更有特色了，魔芋鸭子、玉沙粉蒸肉、仔姜土鸡丝，数不尽的特色菜吃得你肚子圆滚滚的还舍不得放筷子。我尤其钟爱这里的素炒，泡姜炒木耳、青椒泡豇豆、韭菜豆干，每次必点。当然，我一个人同时点几盘菜是吃不完的，我便每样点一些，拼在一个盘子里。





上官点了一个猪肝瘦肉粥、一盘仔姜土鸡丝，我点了一个羊肉汤锅。等菜的间隙，上官从桌上将我的手机拿起来把弄，雪白的拇指压在开机键上。

《我为祖国献石油》飘然而出。

很快，就有人来电找我。

“关上吧。”我很疲惫。

但她固执地把手机递给我。

“不接！不接！”我很不耐烦。

已经接了。她把手机凑近我耳边。

“乐主任，快来一下，不得了！”巴北大酒楼的兰克芝在电话里惊叫。

不久前，我把司马虹介绍到兰克芝那里打工。司马虹是钻探公司总机室的接线员，跟我同时从钻探公司买断工龄。不过，我很快在新创刊的《巴北都市报》当上了记者部主任，她却一直没找到工作。兰克芝是我在采访《不结婚的女人》的专栏文章时认识的，没有深交，但我找她接纳司马虹时，她没有犹豫。

我赶过去时，两个女人正厮打在一起。兰克芝说司马虹偷了她的金戒指。我一声不吭地叫了的士，把她俩向派出所拉去……

为了不让她们继续作战，我让司马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但是，车上，战斗并没停止。兰克芝骂司马虹穷疯了，不要脸。没料到司马虹一回击，就爆出了猛料：你才不要脸，我看见每天晚上都有小白脸往你房里钻，每晚换一个！

我想，就凭司马虹骂的那么生动，骂出那么多细节，就足以采信。我的脑海里闪过这念头时，尴尬至极的兰克芝已抓下了司马虹的一把头发。下车时，伤心不已的司马虹回敬了兰克芝一记响亮的耳光，于是，两个女人又纠缠着粘成一块了。

没有证据表明司马虹的确偷了老板价值两万元的戒指，派出所无法按兰克芝的要求把司马虹拘留起来。两个小时后，我把司马虹领了回去。

我住的是 S O H O 公寓，一个写字间，一间卧室，一个卫生间，一间厨房。房租费是市区最贵的，但好处是离报社近，上下班节约了的士费，而且约人采访方便，有时还可以免了上咖啡屋的花费。

当晚，司马虹和上官油花睡在卧室里，我在写字间听音乐，想心事。在上官的梦呓和司马虹的抽泣中，石油村的夜色包围了我。

第二章 满屋女人



石油村在山凹里。

夜里，村里灯火通明的井架极为引人注目。井架在东西两端各一个，现在两口井都不产油了，这里已经成了石油生活基地，但是，井架仍是不折不扣的石油生产的标志，是石油村人忠实的伴侣。人们把她们打扮得分外漂亮，像城里人一样，给她们搞了灯光工程。于是，在寂寞的夜里，她们便娇艳地从山底矗立到山头。基地的首长来了又去，但从来没有不重视她们的。

当年，为钻这两口井，一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被机器削掉了右臂，一个刚从大学分出来的技术员失去了左腿。两口井当年那样顽皮，现在却一点生气也没有了，老石油人说她俩也跟着他们老了。

看到这两个井架，当然要想起我爷爷。当年，爷爷乐九州是东端那口井的司钻，他是1958年从大庆油田转入这里的石油会战的。

爷爷说，那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凉的坟地，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夜里，四周磷光点点，野猫在他们住的草房顶上叫着。那时候，好多机器设备都没有，有些东西得用土办法炮制。一个冬天，爷爷给亲手造的土制捞油机上油时，被齿轮咬断了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血滴滴嗒嗒滴落在那古老的紫褐的土地上。我曾问爷爷，那些血在亿万年后会不会变成石油。

爷爷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导员。1952年，该部八千名官兵集体转为石油工程师。后来，爷爷常常自言自语背诵他们转为石油工程师时，首长讲的那段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当年，在这里，爷爷他们是唱着战歌与天斗、与地斗、战井喷、钻石油的。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身披天山鹅毛雪
面对戈壁大风沙
嘉陵江边迎朝阳
昆仑山下送晚霞

.....

爷爷唱完这首歌,就要感叹:鬼子的飞机没把我炸死,敌人的大炮没把我轰死。后来钻石油,油井喷火,井架都垮了,我还是大难不死。你们说,我是不是铁金刚?

但铁金刚爷爷还是在我读高四时,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当我领到巴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独自在房间里听了一整晚爷爷爱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

我对爷爷有着深厚的感情,也享受了他这个老革命给我带来的佑护。没有他,我的父母就不会在石油战线,我也就不一定能读大学。

我喜欢看小说,写文章,却极其不喜欢做作业。整个中学阶段,我基本不写作业。老师发下的练习题,到毕业时基本是一大堆空白纸张,完全可以回收后交给低年级的弟弟妹妹用。我读的是一所远近闻名的重点中学,由于各方面人都拼命把子女往里塞,人员严重超负荷,我所在的文科一班达到了100多人,所以,对于我这样的考大学无望的“药火药”,老师当然也就无暇过问。因此,整个高中,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享受了一般学生难以得到的清静和自由。

而我之所以能读上大学,则完全归功于石油单位的好福利,为了解决职工子女就业,每年都有一定的定向培养名额。虽然当时大学还没扩招,我也不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勤学苦练的乖学生,但记忆力极好的我在第二次高考前最后两个月竭尽全力死记硬背,所以还是上了石油单位签约培养的重点大学分数线。原计划只有行政管理专业,但那年不知何故,行政管理专业突然没有了,我被调剂到巴蜀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本来去《石油人》报,又遇当年的临时政策,机关编制冻结,只能下基层,于是最终被分到了钻探公司。

石油村的夜,蝓蝓、青蛙高奏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迎接我回来。

我回到基地的珠峰楼上,这是石油村里最高的建筑。夜空里,回荡起伙伴们的声音。

“书记,你真的要走吗?”机关团支部书记王玉门很着急。

“书记,你真的要走吗?”机修公司团支部书记罗布泊在哽咽。